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

楊士

廬 慶竹 半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外篇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

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賢者盡心以謀事而小人反奸詐以肆欺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胥相也疏遠也雖飢渴隱約猶且相遠於江湖之上而求食言只在山林不肯出江湖之上求食也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

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侶無留君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馬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速矣

自南越有邑焉至此是後人參入且文字淺陋必非莊語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手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馬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急疑莽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倘乎其無識之貌倘乎其無心之貌莽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強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傳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盼盼然狀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勸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備身以明汙昭昭乎如獨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者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帶乃比於狂削迹損執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

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子弟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宰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園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宰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假託人而得逃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指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宰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真冷禹是人名汝指舜也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解其間雖昇達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柎棘枳拘窘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執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德奚可得邪此比于之見剖心微也夫

正原正其帶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馯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

猶犁者其土釋然也

然有當於人之心類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怨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

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欲免乎此必須天地之氣不行而後可但當與之偕往可也人臣視君猶天地亦惟順之而已矣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
始得見用之時並無窒礙爵祿皆隆非不可善然鞠躬盡瘁但所以利物而已其於

已何與吾命有在於此之外者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香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

鷦鷯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卵也社稷春秋祭社稷之時也燕於人家不可處者不暇視雖落其卵棄之不復顧其所以然者畏人故也其襲處於人間不過祭社稷之時存焉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春秋傳曰無鐘鼓曰饗此不過眼前說話而解者自為迂僻可笑類此甚多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凡事非人所能為有人做得底皆天也而有天所為者亦天也凡人之所以不能自有皆天性之自然也聖人惟與天一故晏

然體逝安然身與之俱逝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鷦自南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額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設以不迷目大不覩蹇裳履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陰

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鷦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林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且

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鷦感吾額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人但當行賢德之事則於人何所不愛